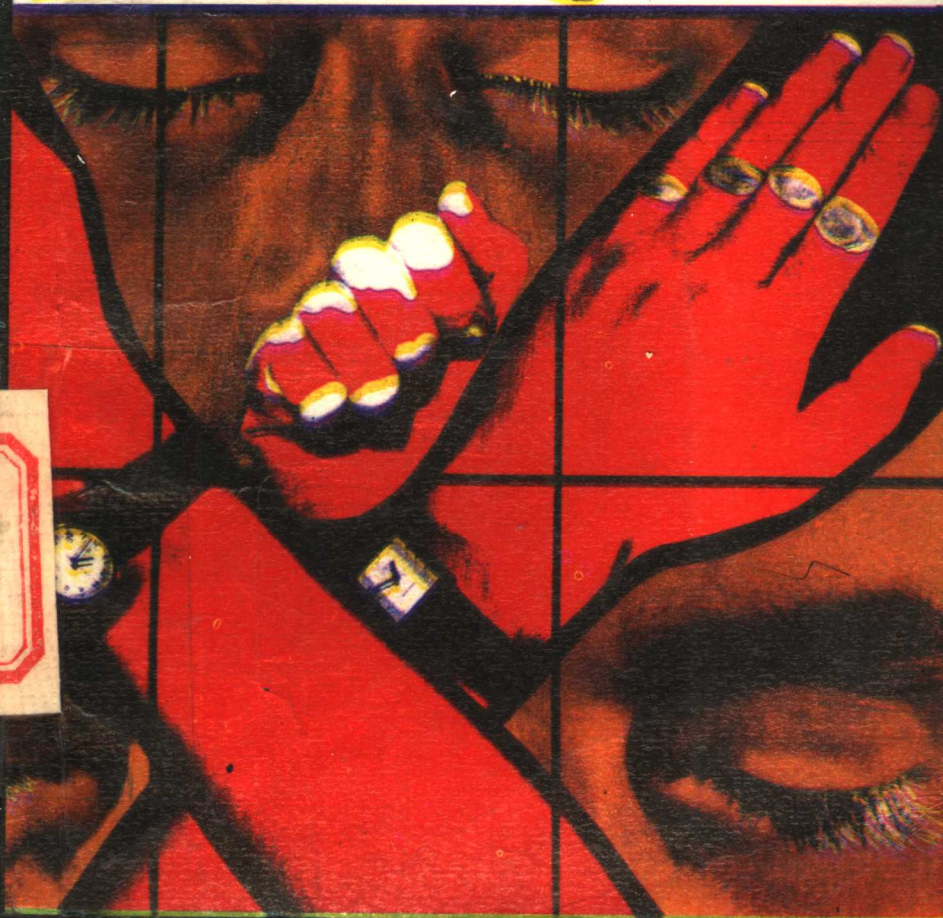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文学书系

王明 著

園寂



• 中国当代文学书系

圆 寂

王 明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圆 寂

(中国当代文学书系)

主 明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、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市第六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8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25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责任编辑:任宁 封面设计:庆东

责任校对:王力

ISBN7-5313-1253-0/I·1121

定价:7.50 元

“飞机即将着陆，请乘客系好安全带。”空中小姐娇柔清脆的声音一再重复着。“FASTEN YOUR SEAT BELT”的灯光也不停的闪亮，六个多小时的飞行即将结束，纽约远远的抛在身后，而洛杉矶在望了。

苏紫明收起手中的书报，侧过头去向机窗外张望，好几年不到洛杉矶了，应该别来无恙。想当年来新大陆求学，第一站就是到的洛城。他现在仍清晰的记得，降落的时间正是晚饭时刻，洛城一片广大无限的灯海，使初来乍到的他不由得心跳加速。现在机身已穿云而下了，灰白色的云雾暂时遮去眼前的晴空丽日，刹时里就看到了辽阔的洛城，洛城隐约在云雾里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顶上的蓝天不在，取代的是一片灰色朦朦，洛城的空气污染果然更胜过纽约。飞机掠过几栋高耸入云的大厦在向下滑行了，苏紫明看了那几栋大楼一眼，他的办公厅应该就在这一带，在感觉上洛城永远比不上纽约的气象万千、大厦连绵，气势也差远了。

他提着简便的行李，才一走出出口甬道，赵心池已向他迎了过来，苏紫明过意不去的老远伸出了手：

“你真来接我！我连公司中的人都没通知，叫部计程车就到了旅馆，多方便。”

“那可不是待客之道。”赵心池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不能像你

在纽约那样招待你，尽力而为总是应该的，梦露在家烧菜了，约了几个朋友替你接风。”

“你们还是那么好客。”苏紫明笑着：“其实我很想和你们夫妇谈谈。”

“有的是时间。”赵心池抢过他的〇〇七公事包来提着：“梦露已把你吹嘘给她的朋友了，慕名而来的人阻也阻不住。”

“什么名？”苏紫明摇着头。

“留学生是不少，哈佛的到底不多。”赵心池向他笑着：“尤其你还是个高又帅的美男子。大家都奇怪你有时间钻在书堆里。”

“梦露真是！”苏紫明突然感到好累：“提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炫耀。”赵心池开着车门：“等下你就知道了，洛城的人有多无聊，芝麻绿豆都要拿出来谈一谈说一说，何况你哩。”

“你们还好吧？”苏紫明不想再谈自己。

“近来差一点，梦露找不到工作。”赵心池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：“我那栋房子买得不是时候，利息太高，每月的分期付款付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”

苏紫明注目在流水一般的车阵上：“洛杉矶旧了。”

“我一个人并不代表洛杉矶吧？”

“你看看这些车子，又老又破，不像以前凯地拉克一部接一部，各种颜色光彩耀目。亏得这些日本小车子也敢上高速公路。”苏紫明说：“公路两旁的树木也没钱修，长得横七竖八的。”

“不会把你吓走吧！”

“我在这里只一年半。”苏紫明说：“我的目的地是台湾，

否则我不会离开纽约。”

“你是少数几个喜欢纽约的人，中外人士一听纽约就怕。”

赵心池笑着。

“最近有没有回台湾？”苏紫明问。

“没有。”赵心池摇头，“省钱付房款。”

“我上半年去过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年轻。”苏紫明说：“一出中正机场一片花园锦簇，绿意盎然。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时，街上的车子比纽约还挤。”

“啊？”赵心池神往着，又说：“看到左边的 Budwizer 啤酒厅没有？我们在右边出去，很快就到我家了。”

车子下了高速公路，街面已是一片黄昏来临时的萧条，车少人稀，红绿灯静静的闪烁着。赵家住家的小街倒另有一番安静，两人才一停车，大门就开了，从里面涌出了灯光和人声笑语。

“苏紫明，”梦露笑着：“你不够意思，不把茱蒂带来。”

“她走不开。”苏紫明握住梦露的手：“她问你好。”

梦露拉着他：“快进来，亮亮相，也看看我替你介绍的新朋友。”

紫明被拉到玄关内，只觉得满眼是衣冠楚楚的东方人，他只好拿出全身的交际技俩连向大家递着名片。突然他被一阵香气差点薰倒，他略一凝神一张经过高度手艺修饰过的脸，红艳艳的向他笑着：

“我没有名片，我叫叶静宜。”

“叶——小姐。”苏紫明客气着。

梦露又过来拉他：“别介绍啦，一会儿就全认识了，喝口水，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到餐桌上去谈。”

“我倒想先洗个脸。”苏紫明弹着自己笔挺的西装。

“来！”赵心池说：“都给你预备了，床罩、浴巾都是全新的，其实住在我家多好。”

“旅馆方便。”苏紫明说着开了洗手间的门。

洗手间内一色灰蓝，他用灰蓝色的小毛巾洗着脸，让冷水激激自己的头脑，洛城的天气干燥，初春的时光倒像是夏天，纽约还不时飘着点细雪呢！他不愿再想纽约，他开了门走了出来。

“灯火通明的客厅里，大家已围着餐桌团团坐好了，在朝门处给他留了个空位。他迈开大步走到位子上去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们等我。”

“别客气，我们今天全是陪客，改天，我们一一的做主人，请你赏光。”一位男士说。

“怎么敢当？”苏紫明暗暗吃惊，这样请起来要变成夜夜笙歌了。

“他们还不是借由子自己找乐子。”赵心池说：“饭后可以开两桌麻将。”

“喂！”梦露从厨房里往外端菜：“别把我们说得只会玩似的，我可忙了一天的菜啦。”

“梦露，坐下来，我敬你杯酒好不？”苏紫明端着酒杯向梦露说。

“你打不打牌？”梦露拿起心池的杯子喝了一口：“你好像打得不好。”

“会不会十六张的？”叶静宜抬眼巧笑着。

“不会。”苏紫明这才注意到，她就坐在自己身旁。

“纽约还没流行十六张呀！”有人好像很吃惊。

“有人打。”苏紫明说：“我打的机会不多，所以没有学。”

“十六张根本不用学，外国人都会。”

“那……”苏紫明对着那股语气说：“大概是兴趣不大。”

“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”叶静宜接着。

“我在纽约参加了个网球俱乐部，有时在中央公园晨跑。”

苏紫明认真的回答着。

“真的晨跑？”一对明媚的眼睛对他促狭的笑着。

“是呀！”苏紫明顾然了解她话中含义。

“没看中一个目标，跑到人家身边并排着一起跑？”

“啊！”苏紫明笑了：“还没有，中央公园太大了，真要那么巧的碰上还是不容易。”

“有缘才碰得着，像今天，要不是梦露请我们来，我们要想在洛杉矶认识也不容易。”叶静宜向梦露说：“谢谢啦梦露。”

梦露忙着没空接腔，她今天的菜准备得很丰盛，这点算盘她早打过了，今天这一请以后苏紫明就不用她花钱请客了，在座的人一个也逃不掉。

吃了饭，果然是两桌麻将，一桌五块一块，一桌十块二块，把苏紫明吓了一跳，在起居室里，他喝着咖啡和赵心池聊着：

“输赢不小吧！”

“常常打，有来有往。”

“连输两场就够看的了。”苏紫明说：“纽约的局面小多了。”

“这些人都有钱。”赵心池向外看了一眼，偌大的客厅和餐厅里放着两桌麻将倒也吵不着他们：“都是台湾来的？”

“多半是。”

“现在地皮走下坡啦，他们做些什么呢？”苏紫明有点好奇。

“什么也不做，坐着等机会再投资。”

“你们跟他们玩在一起不吃力吗？”

“当然吃力！”赵心池说：“一来我绝不打牌，二来梦露牌艺高，总结下来，我们不输。”

“做生意的人，就真本事弄钱！”苏紫明笑着：“我们就只有打工出力的份。”

“怎么突然想回台湾的？”

“早就想到了，时机不成熟。”苏紫明有点兴奋：“现在机会不错，套句古人的话，得以一偿宿愿。”

“说详细点好不？”赵心池又给他加了点酒。

“我们公司决定到台湾设厂，先在洛城成立连络中心，请一批工程师，设计试验，再到台湾去开模生产，我负责整个企划，从构想到出产完成。”苏紫明说：“最得意的：我已和老板说清楚，到了台湾，我得抽时间去教两堂课，回馈一下二十多年的教养之恩。”

赵心池半天做声不得，他终于长长的叹了口气：“谈到回馈，真——说寝食难安是过份了点，心里总是不舒服是真的。”

“你不是学污染的吗？有机会回去讲点课。”

“疏于连络，也没有请我回去。”

“我回去了会替你找机会。”

“真的！我指望你了！明年我不休假，等你的消息，这可比到蒙特利公园去开开会庆祝双十国庆有意思多了。”

“东部也有人这样跟我说。”

“快！你快回去，在台湾呆个两三年，替我铺铺路！”心池说：“如果在台湾设厂，你可以定居在国内了。”

苏紫明苦笑了笑：“走一步算一步，茱蒂不赞成！”

“啊！为什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苏紫明放下酒杯：“我不必等他们散场吧？我要先走了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赵心池站了起来。

两人走到客厅里，苏紫明高高爽爽的举着双手向麻将桌上的人说：

“各位，大家赢钱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赵心池，你来帮我打。”叶静宜站了起来：“我要回家等台北的电话，我送苏先生走好了。”

“我不会——”赵心池摇手推辞着。

“输赢算我的。”叶静宜把赵心池拉到椅子上坐下：“你的博士学位是怎么拿的，连十六张都弄不清？”

“不行呀。”赵心池发着窘，万一真大输特输，好意思真要她出钱：“他的行李在我后车箱里哩。”

“把车钥匙给我，我去拿到我车上去。”叶静宜伸着手。

赵心池没有办法了：“车钥匙在门口的高几上。”

“输了算你的！”梦露钉了一句，又向苏紫明叮嘱着：“明天通电话，请你到‘华国’去看看。”

“我请。”叶静宜笑着：“那里我最熟。”

“好呀！”梦露说。

苏紫明见大家一边聚精注神的打牌丢牌，一边谈着说着，急着抽身离去：“再通电话，明天我到公司去报到，可能有什么事。”

“吃晚饭！下了班还能有什么事！”赵心池说：“你在公司等，我们去接你。”

“再说。”苏紫明说：“再见。”

一走出赵家大门，如水清凉的空气使人精神一爽，要不是叶静宜已在忙着开车箱了，他真想在这灯月宁静里站一会，在纽约——

“来呀！帮帮我呀！”叶静宜向他笑着。

苏紫明立刻走了过去，把行李换到一部白色大型的宾士里去，坐上了车，叶静宜才问他：—

“你住哪家旅馆？”

“温沙大道的希尔顿。”

“在温沙大道。”叶静宜说：“好吧！送了你，我再回家。”

“顺路吗？”

“不顺。”叶静宜笑着，“兜一点没有关系的。”

苏紫明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是人家很热心诚意，他只好悠悠闲闲的坐着，路不熟连自告奋勇开开车的口都开不得。

“梦露说，你要在洛杉矶住一年。”叶静宜用眼色扫着他。

“可能。”苏紫明说。

“会不会在这里买栋房子，或者租栋房子，我都有现成的。”叶静宜说。

“是的，可能会租一栋。”苏紫明看着她，显然就是炒地产

的一位。

“这个周末我带你去看房子。”

“不那么急，我要先了解一下。”

“我没有上班，你需要看什么、到哪里去，我可以帮你开车，闲在家里也怪闷的。”她又看了他一眼。

“那——”苏紫明不好意思打蛇顺棍上。

“大家都同在国外，能帮着点忙也没什么。”叶静宜说：“我有几栋房子，有两栋空在那里，其实你就去住也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“我公司里会有安排。”苏紫明说。

“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会不会打电话给我呢？”

“当然，有个电话号码可以随时联络。”

“好，我到你旅馆去喝杯咖啡，把电话号码给你。”

“太晚了，你一人驾驶不害怕？”

“我家住格蘭黛尔，离你旅馆很近，洛城的事你好像知道得不少。”

“我知道晚上一个人驾车很危险。”苏紫明看着路广人稀，这时如像传说一样追上两部车来两边一夹，就算有他在也无济于事。

“如果这么害怕，洛城就不能住了。”

“你现在就把电话号码告诉我，我改天请你喝咖啡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

二

苏紫明再也想不到他是被叶静宜叫醒的，她甜甜的嗓子透过电话总机向他问早道安。

“我这个 Morning Call 比旅馆里做得好吧！”

“谢谢，我没有要 Morning Call。”苏紫明已下了床。

“你装了个闹钟在你头脑里了。”

“我有闹钟。”苏紫明把闹钟按掉，看了看手表。

“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你别约出去。”叶静宜带着笑声：“我已和梦露她们说好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啦，我们常聚的，梦露的客人也等于我的客人，晚上“华国”见。”

“好。”苏紫明只好答应。

“对了，梦露和心池要来接你。”

“其实何必接呢，我自——”

“我靠着你近，应该我来接，心池一定不肯，非得表示他的热诚才肯，晚上见。”

放下电话，苏紫明赶快梳洗，他约了马克沙拉文一起吃早点，马克快来了。他和马克约在他房里见面的，马克虽然不知道他的房间号码，以他总务人才的聪明，紫明知道，马克一定会准时到达。

“笃！笃！”房门上及时被慎重的敲响了。

“来了，”紫明扶着领带开了门。

马克一身浅灰色的西装，褐色的头发眼睛，四十多岁，饱经世故的脸上一派庄重。

“苏先生，早。”马克伸出手自我介绍：“欢迎来洛杉矶，马克随时为你服务。”

“马克，我们一边早餐，一边谈谈。”苏紫明拿起公事包和马克一起进电梯下楼。

在早餐时两人交换了下意见和做法，苏紫明觉得马克不错，在纽约开会时，他决定用洛杉矶当地人士的做法是正确的。

“车子已订好，等你去看了决定。”马克说：“仪器已联络了几家，也等你决定，房子我也看了！”

“先把公司弄妥，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做房地产的，或许先租一栋。”

公司就设在温沙大道 89 号的楼上，从希尔顿走了没多远就到了，这就难怪马克建议他住在希尔顿了。办公厅占了整个半层楼，苏紫明没有看自己的经理室，他先去看了工程部。工程部很大，靠墙壁的地方做好了固定架子，机器一到安装好了就可以立刻工作，制图版和大长桌都已就绪，另外还有个房间，整齐的放着十几张办公桌。两个小办公室，一个是马克的，一个是苏紫明自己的。女秘书——玛丽站起来和他打招呼。

“苏先生，我是玛丽。”

“玛丽，我们在电话里已合作过一段时候了，很高兴有你帮助我。”紫明说：“请你进来，我和马克决定些事情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玛丽说。

苏紫明办公室中有个小型会议桌，苏紫明很满意，马克确实在照他的意思布置整个连络处。他们三人在会议桌上坐好，紫明从他的〇〇七手提箱中拿出他的记事簿。

“马克，我很高兴你的工作。我现在要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口试我的工程师？”

“我马上打电话个别通知他们，明天应该可以来了。”玛丽说。

“很好。”苏紫明记了下来：“仪器简报什么时候做？”

“你决定时间，我通知他们。”马克说。

“尽快。”苏紫明说。

“我再报告你时间。”

“你预备用多少职员？”

“接线生、簿记、发薪、外务，目前需要这些人。”

“你自己决定这些人选。原则上，下个星期我们正式开始工作。”

一上午工作下来，苏紫明心情愉快，他只要在今天下班前给纽约总公司发份电报，告诉他们他的工作情况。他几乎是独断独行毫不受管辖，向来在纽约时总有制肘的力量在和他唱反调。事实上他为了今天这么个机会，已努力了好多年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他要在今后的表现中去证明他的成绩。

下午去看车，洛城太大，一个来回，费去了一下午，回到办公厅时，有好多电话在等着他回。梦露的、叶静宜的，他先打了个电话到纽约，在茱蒂办公厅里找到了她。

“茱蒂。”苏紫明说：“我住在温沙大道的希尔顿第——”

“你要我打电话给你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公司的号码是——”

“如果你还关心我们，你自己打来吧！”茱蒂冷冷的挂上了电话。

苏紫明坐着好一会不能动弹，原以为不相同的意见已抹煞光了他夫妻之间的感情了的，想不到相隔这么远，她仍然能伤害他。

他叫进玛丽来起草了份电报发向总公司，只有在工作的時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所为何来。奇怪茱蒂还在努力责备他，有什么用呢？他是绝不会改变意思的了，他正走向回台北的路上，茱蒂不愿同行。茱蒂本人也许伤害不了他，他舍不得他的家、他的女儿。

苏紫明找出叶静宜的名片，回了她的电话。

“喂！”是那付甜腻的嗓子。

“叶小姐，我是苏紫明，你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提醒你别忘了今晚的约会。”

“不会，只是有点心不安。”

“朋友嘛，礼尚往来，你有的是回请的机会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我等着你啦。”

“晚上见。”

“马上见了。”叶静宜笑着。

他才回了电叶静宜的电话，梦露的电话来了。

“怎么，一到就忙上啦，也不喘口气呀！”梦露说。

“我正预备回旅馆去换衣服。”

“茱蒂怎么放心你一个人落单的？”梦露说：“你昨天一亮相，好几位太太小姐心不静啦。”

“你就是爱开玩笑。”他不能适应这种谈话方式。

“是真的哟，尤其是叶静宜，乖乖，马上就盯上了，又做司机又请客，我真得叫茱蒂小心点。”

“好吧！还记得我家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梦露说：“七点正来接你。”

“我自己去好不？我有车子。”

“你不认识路。”

“总要自己认路的。”

“也好，你有地图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先找到脱盘卡(TOPANCA)。”

“好。”苏紫明认真的找着：“还有家脱盘卡(TOPANCA)电影院。”

“对了，就在电影院和百老汇购物中心当中的“华国”中餐厅。”

“我准时到。”

“七点半。”

“七点半，再见。”

“华国饭店”相当好找，从温沙大道接四〇五高速公路，转一〇一高速公路到 TOPCAY 出口就到华国了。苏紫明停了车，走向华国大门，华国外表并不起眼，一栋绿色平房。可是走到里面，不由得两眼一亮，迎门是接待柜台，柜台后是个很具规模的养鱼池，有点小小的假山点缀着，苏紫明趁着等待侍小